

鲁迅

活着

● 朱 竞 编



文化艺术出版社
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活着

◎ 朱 竞 编

文化艺术出版社
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鲁迅活着/朱竞主编. —北京: 文化艺术出版社,
2005.7

(泉鸣丛书)

ISBN 7-5039-2776-3

I. 鲁… II. 朱… III. 鲁迅 (1881—1936) —思想研究
—文集 IV. I210.9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082155 号

鲁迅活着

主 编 朱 竞

责任编辑 蔡宛若

责任校对 方玉菊

装帧设计 朱 竞

出版发行 **文化艺术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北里甲 1 号 100029

网 址 www.whyscbs.com

电子邮箱 whysbooks@263.net

电 话 (010) 64813345 64813346 (总编室)

(010) 64813384 64813385 (发行部)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九洲财鑫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05 年 9 月第 1 版

200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90×1240 毫米 1/32

印 张 10

字 数 300 千字

书 号 ISBN 7-5039-2776-3/G·521

定 价 25.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印装错误, 随时调换。

鲁迅活着



目 录

萧 红

回忆鲁迅先生 / 1

鲁迅活着

张梦阳
何满子
逢增玉

我观王朔看鲁迅 / 6
打鲁迅牌和从鲁迅观照今天 / 15
对一个鲁迅秘密的猜测
和“解密” / 24

王 强
陈 鲁
赵家欣

鲁迅：异端之雄 / 27
鲁迅的耳光 / 43
鲁迅长寿又如何 / 46

时风时雨说鲁迅

张恩和
李建军
高旭东

时风时雨说鲁迅 / 50
一个问题的两个答案及其他 / 55
挑战鲁迅言论述评 / 65

鲁迅活着



韩石山

陈漱渝

陈漱渝

朱大可

李建军

方舟子

李新宇

房向东

傅国涌

范泓

孙郁

目录

鲁研界里无高手 / 100

我也来谈鲁研界 / 108

鲁迅活过来不会这样吗? / 111

殖民地鲁迅和“仇恨政治学”
的崛起 / 115

话语刀客与“流氓批评学”
的崛起 / 129

淫者见淫 / 141

直面真正的挑战者

直面真正的挑战者 / 146

鲁迅“骂人”现象面面观 / 149

鲁迅去世之后 / 185

看苏雪林怎样论鲁迅的 / 190

鲁迅与胡适的两种选择

鲁迅与胡适的两种选择 / 204

鲁迅活着



李新宇

王彬彬

林贤治

王开岭

邵建

王彬彬

王乾荣

高旭东

王彬彬

何满子

唐复华

朱竞

目录

1928—1929：新文化运动的
两场保卫战 / 208

不成问题的问题 / 224

鲁迅与胡适的分歧所在 / 240

小议鲁迅和胡适 / 244

动物上阵 / 251

胡适的“动物上阵” / 284

以骂制“骂” / 287

走向21世纪的鲁迅

走向21世纪的鲁迅 / 292

在鲁迅止步的地方 / 297

未来史家对鲁迅的评价将

比今人高 / 302

我们如何走近鲁迅? / 306

编后记 / 312

回忆鲁迅先生

萧 红

鲁迅先生的笑声是明朗的，是从心里的欢喜。若有人说了什么可笑的话，鲁迅先生笑得连烟卷都拿不住了，常常是笑得咳嗽起来。

鲁迅先生走路很轻捷，尤其使人记得清楚的，是他刚抓起帽子来往头上一扣，同时左腿就伸出去了，仿佛不顾一切地走去。

鲁迅先生不大注意人的衣裳，他说：“谁穿什么衣裳我看不见得……”

.....

鲁迅先生不游公园，住在上海十年，兆丰公园没有进过。虹口公园这么近也没有进过。春天一到了，我常告诉周先生，我说公园里的土松软了，公园里的风多么柔和。周先生答应选个晴好的天气，选个礼拜日，海婴休假日，好一道去，坐一乘小汽车一直开到兆丰公园，也算是短途旅行。但这只是想着而未有做到，并且把公园给下了定义。鲁迅先生说：“公园的样子我知道的……一进门分做两条路，一条通左边，一条通右边，沿着路种着点柳

树什么树的，树下摆着几张长椅子，再远一点有个水池子。”

.....

鲁迅先生抱着印花包袱从外边回来，还提着一把伞，一进门客厅早坐着客人，把伞挂在衣架上就陪客人谈起话来。谈了很久了，伞上的水滴顺着伞杆在地板上已经聚了一堆水。

鲁迅先生上楼去拿香烟，抱着印花包袱，而那把伞也没有忘记，顺手也带到楼上去。

鲁迅先生的记忆力非常之强，他的东西从不随便散置在任何地方。

.....

鲁迅先生的休息，不听留声机，不出去散步，也不倒在床上睡觉，鲁迅先生自己说：“坐在椅子上翻一翻书就是休息了。”

鲁迅先生从下午二三点钟起就陪客人，陪到五点钟，陪到六点钟，客人若在家吃饭，吃完饭又必要在一起喝茶，或者刚刚吃完茶走了，或者还没走又来了客人，于是又陪下去，陪到八点钟，十点钟，常常陪到十二点钟。从下午三点钟起，陪到夜里十二点，这么长的时间，鲁迅先生都是坐在藤躺椅上，不断地吸着烟。

客人一走，已经是下半夜了，本来已经是睡觉的时候了，可是鲁迅先生正要开始工作。

在工作之前，他稍微阖一阖眼睛，燃起一支烟来，躺在床边上，这一支烟还没有吸完，许先生差不多就在床里边睡着了（许先生为什么睡得这样快？因为第二天早晨六七点钟就要来管理家务）。海婴这时在三楼和保姆一道睡着了。

全楼都寂静下去，窗外也一点声音没有了，鲁迅先生站起来，坐到书桌边，在那绿色的台灯下开始写文章了。许先生说鸡鸣的

时候，鲁迅先生还是坐着，街上的汽车嘟嘟地叫起来了，鲁迅先生还是坐着。

有时许先生醒了，看着玻璃窗白萨萨的了，灯光也不显得怎么亮了，鲁迅先生的背影不像夜里那样高大。

鲁迅先生的背影是灰黑色的，仍旧坐在那里。

.....

——节选自萧红《回忆鲁迅先生》片断



鲁迅活着

鲁迅活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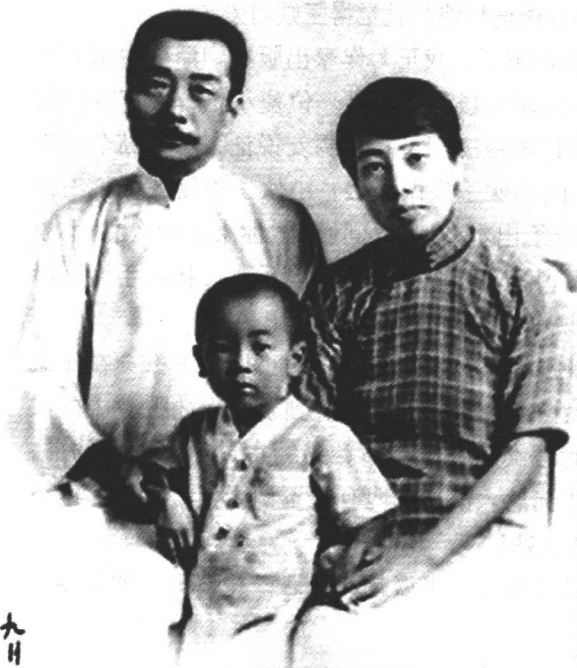
- 张梦阳 我观王朔看鲁迅
何满子 打鲁迅牌和从鲁迅观照今天
逢增玉 对一个鲁迅秘密的猜测和“解密”
王 强 鲁迅：异端之雄
陈 鲁 鲁迅的耳光
赵家欣 鲁迅长寿又如何



1930年9月25日，海婴与鲁迅合影，摄于上海。鲁迅在照片上题字：“海婴与鲁迅，1岁与50岁。”



1930年9月25日，鲁迅50岁生辰全家合影，摄于上海。



1933年9月13日，53岁生辰全家合影。



1931年7月，柔石等牺牲后为慰母亲悬念而摄。摄于上海。

一九三三年九月十三日

我观王朔看鲁迅

张梦阳

(一)

王朔挺可爱。不是读了他的近作《我看鲁迅》之后才产生这种感觉，早在十余年前邂逅相遇时就觉得王朔可爱了。

那是1988年秋天的事了，我正为作家出版社翻译《中国人气质》一书，一次走到文联大楼前边，见一位瘦小精悍、穿身仔服的小伙子正推着辆自行车跟三四个青年男女说话，一位高个儿年轻人背着挎包经过，问小伙子来做什么，小伙子指指大楼不无得意地说：“作家出版社给出本书！”又问道：“你来干什么？”那年轻人说：“来给你写评论。”小伙子立即兴高采烈，扬起手臂高声喊道：“哥们儿，给说好点儿啊！”

一时间，我不禁哑然失笑，纳闷这样的小伙子怎么会在作家出版社出书，又坦然请评论者说好点儿。到了出版社跟《中国人气质》的责任编辑懿翎女士提起此事，懿翎拿过一本王朔的书，让我看像片，我方才恍然大悟，自愧有眼不识泰山，原来那位小伙子就是大名鼎鼎的王朔！

后来我与文学研究所的同事谈起此奇遇，并学着王朔的姿态

喊：“哥们儿，给说好点儿啊！”逗得大家哄堂大笑。笑过之后，我又不禁肃然，感到王朔挺可爱：其实作家们是无不愿意评论家把自己的作品说得好点儿的，然而又都不愿说出口，往往还要拐弯抹角地假意谦虚一番，请人多多批评、哂笑等等。然而倘若真有尖锐的批评，则立刻暴跳如雷，恨不得置批评者于死地。王朔则不然，坦然请人说好点儿，倘若人家说不好，批评尖锐点儿，也没见他怎样气急败坏。做到这点，在虚伪之风笼罩文坛的时候是大为不易的。

读了《我看鲁迅》之后，更觉得王朔可爱，就在于王朔以坦然之心谈出了坦诚的看法，尽管这些看法不尽然正确，却是真心所想的。

(二)

其实，《我看鲁迅》是最应该激怒我的。王朔文后有言：“倘若鲁迅此刻从地上坐起来，第一个耳光自然要扇到那些吃鲁迅饭的人脸。”而我目前正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在职研究员中惟一个专“吃鲁迅饭”的，要扇，我当然首当其冲，无法脱逃。而我既不会恼怒，也不想脱逃，反会因为终于见到多少年来朝思暮想的鲁迅先生而庆幸，即便被扇得两颊红肿，热辣辣地疼，也无半点怨言，并会因为终于亲眼见到了毕生景仰的先生，亲聆他的教诲而兴奋不已。原因在于我之所以“吃鲁迅饭”，并不图这碗饭好吃或易吃，也不想从中捞到什么好处，相反，倒是准备吃苦受罪的。事实上，鲁迅这碗饭并不好吃，而且越来越难吃，吃下去只会越来越穷，越来越苦。但是，我还是坚定不移地“吃”下去，并在1988年秋天广州鲁迅研究会议上就表示过：“即便有一天，研究鲁迅的人要坐牢，杀头，也会坚持下去！并会更加坚定！”1999年秋天上海东方电视台拍电视片《鲁迅》采访我时，我又重申了这一

立场。所以，为谒见鲁迅先生而付出被扇耳光的代价是甘心情愿、求之不得的。

这耳光也是应该扇的，对此我早有同感。不妨摘引一段拙文《悟己为奴与立人》中的话予以说明：“1995年在张家界召开全国鲁迅研究学术讨论会时，有同仁要我谈谈历时9年、编撰《1913—1983鲁迅研究学术论著资料汇编》的感受。在一再敦促下我终吐真言：‘80余年的鲁迅研究论著，95%是套话、假话、废话、重复的空言，顶多有5%谈出些真见。’话一出口，全场哗然，鼓掌喝彩者有之，坐卧不安者有之，暗暗斥责者有之。林非先生为照顾大局，说我发言欠妥，我也表示数量统计有误，暂时收回。后来经再三统计、衡量才发现，我所说的真见之文仅占5%，并非少说了，而是扩大了，其实占1%就不错，即一百篇文章有一篇道出真见就已谢天谢地了。试回想，我们多少学者的多少文章是在瞿秋白进化论到阶级论转变说模式中重复啊！是一味诠释、演绎别人的观点啊！70年代末、80年代初思想解放运动兴起时，竟有那么多学养有素、功底颇厚的学者在鲁迅世界观转变时间上争论不休，浪费着自己宝贵的才华和只有一次的青春与生命！90年代初仍有人以陈腐的奴性原则和傲然的‘一瞥’来封杀指出其中奴性的悟者！长期以来，只知演绎、诠释、重复他人观点的奴性研究模式与思维方法，给鲁迅研究造成了多么大的损失，给鲁迅先生身上抹了多少黑？！”

有人指责我说：“这不是连你自己也否定了吗？”我答道：“我正是在反思自我、否定自我中，联想到了整个鲁迅研究存在的问题。”回想起自己长期以来让头脑变成别人思想的跑马场、在奴性磨盘上苦苦劳作的情景，不禁出了一身冷汗，痛感必须首先具备“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然后才谈得上开始真正的研究和写作。

(三)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要一笔抹杀 80 多年来的鲁迅研究成果。实际上，鲁迅研究无论在著作整理、史实考证，还是在研究的深度上都是其他作家研究无法比拟的。到如今，鲁迅研究方面的文章少说也有一万篇，按前面的统计算来，足有一百篇谈出了真见，的确是一个不小的数字了。而且鲁迅研究还日益显现出了强大的后劲，到世纪之末仍屡有别开生面的新作推出，并展现出远大的前景。鲁迅研究经过近一个世纪的发展而越来越耐得住咀嚼，其本身就雄辩地证明了他的含金量。

鲁迅研究正是在不断提出问题、解决问题中发展的。王朔提出的“鲁迅有什么思想”的问题，正切中了鲁迅研究的肯綮。王朔讲得很中肯：“我觉得自己挺可悲的，那么痴心地笃信过很多不甚了了的东西，其实不明真相，还在那里磕头如捣蒜，就怕别人说自己浅薄。”这种心态很像《皇帝的新衣》所描绘的：明明没看到什么新衣，但怕别人说自己不聪明，又怕触怒龙颜，而胡夸皇帝的新衣如何漂亮。长期以来，鲁迅研究领域也存在这种现象：屡屡论个不停的什么鲁迅的思想发展、世界观转变，什么“进化论”、“阶级论”、三个“家”等等，其实并非鲁迅本人的思想，而是别人对他的评价，即使这个评价多么伟大，也不能代替鲁迅本人的独特思想。很多年来，所谓鲁迅思想研究就是在这种“不甚了了”、“不明真相”，却又“磕头如捣蒜”、假“玩深沉”中过来的。新时期里，鲁迅研究界才开始走出这个“怪圈”，不再满足于对钦定的评价进行诠释，而开始寻找属于鲁迅本人的原创性、他人不可替代的独特思想。经过 20 余年的努力，终于在相当程度上达成了共识，这就是鲁迅的“立人”思想：“以‘立人’为目的和中心；以实践为基础；以批判‘根深蒂固的所谓旧文明’为手段

的关于现代中国人及其社会如何改造的思想体系。”这一观点是由我的老学兄、著名鲁迅研究家王得后先生首先提出来的，后来钱理群、王富仁先生又进行了卓越的阐发，林非先生则在力作《鲁迅和中国文化》中从文化底蕴上作了空前深厚、透辟的阐释。八九十年代之交，青年鲁迅研究家汪晖又从精神结构和“历史中间物”的高度对鲁迅的人学思想予以了崭新的论述。汪晖的价值不仅在于提出了新观点，而且从思维方式和知识结构上扭转了鲁迅研究界长期存在的习惯性思维定式，震撼了只满足于诠释、印证的奴性思想窠臼，使鲁迅研究开始了精神独立的历程。因而其意义绝不局限于鲁迅研究界，已经在整个意识形态领域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事实上，鲁迅研究与中国人文精神是融为一体的，其本身就是一种精神文化现象。精神独立、思想解放，鲁迅研究必蓬勃；精神萎靡、思想禁锢，鲁迅研究必扭曲。值得令人鼓舞的是在20世纪之末，鲁迅研究界又出现了一本继汪晖之后再开新生面的力作，这就是青年哲学家王乾坤的《鲁迅的生命哲学》，进一步从哲学高度阐发了鲁迅的“立人”思想。读读这些书，一定会对“鲁迅有什么思想”的问题有所释然。

王朔不清楚“鲁迅有什么思想”，并不赖他，他坦诚地提出问题就是一大贡献。其实，不清楚这一问题的人恐怕很多，只是没有提出来，或者压根不曾深想。很多人没有搞清这个问题，责任在鲁迅研究学者忽视了普及工作，没有把最新的研究成果及时传布到群众中去。我们应该树立自省和宽容的精神，多从自身找原因，不要一听到对鲁迅的不同意见，就激怒，指为“贬损鲁迅”，自命为“鲁迅卫士”。其实，鲁迅是不用人保卫的。倘若无人保卫就会倒台，也就不成其为鲁迅了。1931年鲁迅知道日本弟子增田涉要为他写传之后，立刻就写了“搔痒不着赞何益，入木三分骂亦精”这两句郑板桥的诗送给增田涉。这说明鲁迅是希望听到“入木三分”的深刻批评，反对“搔痒不着”的浮浅赞谀的。他不

仅这样要求自己，而且殷切盼望衷心热爱的中国人民也这样做，临终前不久还谆谆告诫同胞要注意听取别国的批评，“希望有人翻出斯密斯的《支那人气质》来。看了这些，而自省，分析，明白哪几点说得对，变革，挣扎，自做工夫，却不求别人的原谅和称赞，来证明究竟怎样的是中国人。”鲁迅实质是站在时代的思想高峰上代表中国人进行着艰苦的民族自省，为改造国民性、树立高尚的人格奋斗了一生。也恰恰是这个原因，鲁迅才被称为“民族魂”，受到中华民族乃至世界人民长期的尊重。我才如前面所说：为了研究好鲁迅，不惜受穷受苦、被扇耳光以至坐牢、杀头！

(四)

谈到民族自省问题，就不能不提到那个既熟悉又陌生、既可痛又可哀的阿 Q。

王朔认为“阿 Q 是概念的产物”，“鲁迅是当杂文写的这个小说，意在针砭时弊，讥讽他那时时代一帮装孙子的主儿，什么‘精神胜利法’、‘不许革命’、‘假洋鬼子’，这都是现成的概念，中国社会司空见惯的现象，谁也看得到，很直接就化在阿 Q 身上了，形成了这么一个典型人物，跟马三立那个‘马大哈’的相声起点差不多。”这个看法就未免乱弹琴了。

阿 Q 的典型塑造问题，一直被称作是鲁迅研究界以至文学理论领域的“哥德巴赫猜想”，是一个异常艰深的理论难题。“文革”时期，我在罹难中的何其芳同志启发下开始研究这一课题，历尽艰辛，滴水不漏地收集、梳理了全部阿 Q 研究资料，历时 20 余年，终于写出了《阿 Q 新论——阿 Q 与世界文学中的精神典型问题》等论著，至今仍在孜孜以求，但是还感到没有说透，所以在这篇短文中是不可能讲明白的。不过，有三点可以肯定：第一，阿 Q 是一个蕴含深厚哲学意味、思想性很强的艺术典型，但绝不